



心滴

姝娟 / 著

作家出版社

心·滴

姝娟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滴 / 姝娟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63-7300-5

I. ①心… II. ①姝…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9867 号

心 滴

作 者: 姝 娟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773 千

印 张: 42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00-5

定 价: 5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姝娟——

诗人，小说家。

自认为诗随人，人随梦。

做梦是一种技术活儿，是在持久的摇摇欲坠状态中保持平衡。

沉迷于荒僻、闲静、朴拙之地，出版过《冰月亮》《摇曳的教堂》《红尘芬芳》等著作。做梦之暇，起而读书。在书里，向前走一步的同时，也就是向所有的方向走了一步。

乐于探索梦境之玄奥，共业所感，却未能轻易形诸笔墨，因为弄不好就回不来了。特别是当很多人的面孔，快速交替浮现在同一张脸上时，就知道了：时间是不流逝的，流逝的只是我们。

尝试无眠，借尸还魂，提壶断火，觉醒也是徒劳。

一首诗，一盏茶，一纸山水。安住，修持，通透。晴天砍柴，雨天诵经。亦即“堪忍”世界里的日常生活之写照。

坚信只有在生命美丽的时候，世界才是美丽的。

一沙一世界而恒河沙数。这盛大、灿烂、幽微、玄奥的想象力由白马、鸠摩罗什、达摩带到中土。然后，我们想象，此心此灵，经大千万象、历无量劫而不灭，千年以前的一滴泪在千年以后的面颊上静静流。

《心滴》所思的，是有和无，是无限小和无限大，是今生今世和地老天荒，是风动幡动和心动，是心动和心不动，是此岸和彼岸、此身和非此身，是如露如电梦幻泡影和顽石坚金……

这是虚构艺术的修行。绝对内视，现空中楼阁，现七宝楼台。此景非世间所有，非寻常眼所能见，原本是境由心生、不假外证，原本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由此成就这荒唐文字，这虚构的奇观。

—— 李敬泽

冥想者很容易成为小说家。小说家倒不一定非得具有冥想者的素质。这是由小说的万千形态所决定的。姝娟显然不是我们习见的小说家。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超然与完整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坐在窗口发呆的层面，她在再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关于灵魂的小说，其人物、故事和情境全部都脱离烟火气，任由她自己在其间摆布、抒情和描绘。只有特别有耐心的读者才能从中看到一点人世间的、历史的影子。

作为小说形态之一种，姝娟的探索和固执值得认真对待。当然了，她毕竟是生活此岸世界的人，“玄”而“悬”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她对人心与世界的关心。比如小说人物“天生怀有一种强烈且充满困惑的思乡感，但是根本不知道家乡在何方，也不知道一个放弃了故土的寂寞旅人应该去往何方”的那种感伤，就是她依然生活在人群中的表征。

—— 阎晶明

这是一部奇书，它植根于有据可查的历史，开篇于吐蕃与吐谷浑的一场恶战，却让男女主人公引领着读者进入了时空交错、乾坤挪移的混沌之中。往世的记忆，今生的梦境，佛国尘世，幻觉奇景，仙鬼神灵，奇禽异兽，随着主人公飘忽不定的思绪纷至沓来……

—— 牛玉秋

传说荷花是王母娘娘身边一位美丽侍女的化身，我怀疑姝娟就是一株荷花变过来的。她长在人世间，却说着冰清玉洁的话。因此读她的《心滴》要耐得住性子，一旦读进去了，也就会和她一起进入“酿夏”的神境。

—— 贺绍俊

白日梦。出神书。元小说。心灵史诗。极限性写作。姝娟凭借巨大的想象力、广阔的亚文化知识和杰出的语言修为，在《心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种可能的时空，一种或可安顿个体灵魂的启示性存在。一部无中生有的作品，却有着宏大的史诗面貌、精确入微的细密画风格，主要依据对人物心性的刻画和被原创性托举的语言自身的魅力而引人入胜，在当代小说中极为罕见。

—— 唐晓渡

求道者或修道者的本质是什么？

读过《心滴》及我周围的人，时常问这样的问题。《人物索骥》或许能提供一些答案，但是并不完全，因为开悟的境界超越了一切现象界的概念，所有灵修生活的精神转化都是深不可测的。

另外，当飞鸟和本书的意见相左时，永远要相信飞鸟。

《心滴》人物索骥



赤马有儿——书中的“我”。

两世以前，父母均为吐谷浑人，作《北歌》在神前演唱。另有一世住卫地小王国，其叔父为波巴占卜师。精通起尸术，擅长制伏还阳瘧尸。

在当前世，生于香国犍陀罗。年十六，可随时令更替，信手拈来六种花香。与祖父——尊贵老翁同住。庄园与埋佛舍利的宰堵波相依伴，门前是那株高百余尺的卑钵罗树。

薄夜，于梦外游，遇贤哲圣德“师徒三尊”，开天眼，得黄金草原奥秘。祖父大骇，惧泄天机，道事无可商，死也要守口如瓶。

未几，忽感微疾，一病不起。有窥梦道人至，祖父留之花园中。道人对祖父说，“有儿前世即摩登伽阿兰若寺僧某也，修持数十年，几成大道。惟平生见少年登科者，辄心艳之；又华富之慕，未能尽绝，以此尚须两世堕落，今其一世也。……不半月，凶问果至。”祖父问如何幸免，道人说，“有儿此生无罪过，此灭则彼生。不须轮回。但有一前提条件：愿为守丹炉者，不得开口讲话，不厌不倦，方可救矣。”

祖孙以为然。

越三日，昏晕而逝。祖父喟叹，“少女不言花不语。”择花园百花，向空中掷之。冥然坠地，及醒，已在七重天花园黄色大堡。有玄武和凤鸟氏，以其父母自居，即水仙花梦境里的那对优美男女。

得经一卷，丹炉数鼎，终日诵经守宝。拟以金银铜珠宝千万，炼丹一枚。丹成后除长生可致，含之则不饥不寒，可南可北，随意所之，无可不到。遂斋戒，定乾坤坎离之位。三日一炉，每炉辄下金银铜珠宝五万两，炭百余担。炼十八年，费金银八百万两。是时屋上隐隐有雷声，宝丹将成未成。

其间，与年轻画师撒的梅相爱，私结秦晋之好。撒的梅知道有儿已开天眼，便托查自己寿数。有儿不肯，手语道，“阳间有司衙门，惟犯罪涉讼者，才有文簿可查。阴



间亦然。君辈不涉讼，不犯冥拘，气数来则生，气数尽则死，我实无册可查。”撒便问，“瘟疫死者可查乎？”有儿答，“此阳九百六，阴阳小劫应死者，如府县考试，有点名簿，恰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册；若有来历之人，便不在小劫数中来去……”撒又问，“疫外尚有大劫数乎？”有儿答，“水、火、刀、兵，是大劫数，此则贵显者难逃矣。尤其是水，譬如，在黄金草原谷地，就存在着一个地下海，所以大蕃城邦永远建不成佛寺，因为打下的地基，始终被料想不到的波浪击翻。”撒的梅顿时涕如雨下。少顷，拭泪道，“此言触起我生前心事矣。彼时，我本西方的一名喇嘛，绰号‘石像’，发愿朝拜天下所有寺庙及圣人，找到大蕃城邦无法建成佛寺的秘密。”

事已至此，有儿心知，泄露天机，无可挽回。撒的梅前缘未断，与劫浊生了缠缚，不能超越器世间。乃诀别，携秘密独回黄金草原，带着这场巨大灾难之秘密的“石像”来到卫地。在他讲述完毕后，所有人都明白了大家听到的响声是地下海向东转移时产生的。于是，人们便热情地重新开始完成已遭遗弃的建筑，建起了一座今天仍然矗立着的大庙。许多家庭迁往寺庙附近居住，逐渐形成了一座大城，取名逻些（今拉萨）——神灵之地。东移的地下海则演变为后来的卑禾羌海（今青海湖水域）。后人将此事镌石以纪之。

有儿生一女，以此为活。

太古时期人类渡过洪水，男人渔猎，女人留守。赤马有儿常以此慰勉。镜花水月，都是幻聚。她无可抱怨，这终极来讲都是因为狂劳及爱取二惑而生的颠倒华相。

缘尘取境，根根尘尘尚可还源。于是，即使面临与爱侣的生离死别，她仍能血元生血，丹田结丹。运汞配铅，神炁俱住。经营养鄞鄂，凝神以成躯。并利用五官所感知的对象，作为证悟资粮的智慧——爱人的呼吸是最好的香气；爱人的拥抱是最好的触摸；爱人的亲吻是最好的味道；爱人激情的吟哦是最好的声音；爱人眼神中的急切是最好的景致。

偶有为枯树浇水的女孩儿、用兽骨卷殓布的女孩儿、骑白牦牛的女孩儿、穿金色纱笼的女孩儿……等等，以及寺庙藻井画壁中的赤裸飞天，皆是赤马有儿——在转变过程中——遗失的自我——是赤马有儿的一部分，却又与之分离。有时，她们是较为强大的一部分，遍于万事万物，而“真我”，则更像梦幻者。

女儿姝喜十七岁，距丹成近在咫尺。一日，黄茅白苇，目睹女儿被骑士可汗掳走，心肝碎裂，惶悚直逼五脏。赤马有儿精神慌乱，张开喉咙，当峰一喝，顿时崖崩石裂，丹消炉毁。星火烟尘障天，镗汤响如霹雳。顷刻，复又雷电交加，风雨劲甚，天地如墨，竟夕震动。间隙有火球射出，女儿已杳然，不复可见。耳根皆饥渴逼恼之声。回望七重天花园，已在数百里之外。最终气掩闭不通，闷极昏厥于地。

遥闻鸡鸣二次，渐觉身冷，幽魄沉没。启袖，天色微明。身卧乱树野花丛中，旷野无屋，亦无坟冢。冒寒行三里许，始有隐庐。主人方开门，讶问客来何早，客告以所遇，相与叹息，谓之“轮回睡眠”，亦可称作“大惑”。再问所宿为何地。曰：“旧战场也，

系雪山狮子国。”又问所遇何者，答：“波沃王子。”引至一处，庄严如王者居，高险坚固，华丽巍峨，上署“云布拉宫殿”。

水火未济，上下悖离。是为真诀。

不日，已修成通行仙（此仙为坚固精色，专心致志吸日月精华，又以云霞为食，久行不息。遂形与气化，神与物通。可以穿金石，蹈水火，任运无碍）的窥梦道人独自在悬崖上画月亮，轻语了一段话，并不是说给任何人听的：“喜、怒、哀、惧、恶、欲，加上爱，就是《礼记·礼运》所说的七情。人只要克服了七情，就能升仙得道了。赤马有儿之心，战胜了六情，惟独没有忘记爱。向使有儿无声，吾之药成，有儿亦上仙矣。”

玉庵姑娘——即莲花女神。原是摩登伽阿兰若寺的一名女尼，名莲花，号玉庵。偶然在睥潭水里照见自己三百年前是只白狐，投潭冥归。

自此睥潭有镜水，照人三生。

常以莲花姿势优美地坐在异地水面，周身芳香四溢，头发散发出星辰的光泽。曾有云间进士杜子春，扫室立主以祀，并作对句悬于楹间：“冰雪消无质，星辰系满头。”

一日月圆，莲花女神立现水面，其裙上满绣蝴蝶，飘飘然，竟入市中东方家而灭。是夜，东方家十三岁少年东方十八郎梦遇玉庵姑娘，赠其狐丹。狐丹红色如小镜，寸许。持向坛中照灰，能朗诵所焚之语。吞入口中，便能记忆，虽长篇韵语，俱能成诵。

“摩登伽在梦，谁能留汝形？”少年十八郎欲与玉庵姑娘唱酬，玉庵姑娘说，“有一对，若能属对，即与酬答。‘红白桃花映纸窗，花无二色。’”少年不能对，惭而退。玉庵姑娘犹存其梦，穷年卒岁，至半生。

惊而醒，家中池开莲花，瓣瓣皆作春色。

东方破——原名东方十八郎，小名十八郎。出身于书香世家，曾行“束脩之礼”。以书画文辞冠绝时辈，性磊落而有国风之好。祖父东方春燕入国子学，父亲东方秋鸿入太学。

据有宿命通的世智辩聪者演绎：说春燕秋鸿之鸟类，皆因前生贪著邪见，自作聪明，故为魍魉，为应时鸟。虽偿清业债，恢复原形，再生人道，但仍有余习，遂多参合在文人雅士中间，小有文才韬略，却不具备经天纬地的大才干。

妄计征偿，不知解脱。

经过微尘劫，递相报复，相杀相诛，互为高下……东方秋鸿沦为大唐落蕃官人，即“落蕃人”。有一世为重天花园画师，名尼木，恋慕赤马有儿之女——姝喜。另一世，则享受到了一尊女神的保佑，女神与他有羯磨的关系（因缘）。

东方十八郎跟随父亲到黄金草原（沙州）后，念州学、县学、镇学。没蕃后失学。十三岁时，莲花女神闯入其梦中，这一过程像被闪电击中，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们之间甚至萌发出一种隐秘的手足情谊，并且终生都在栩栩如生的梦里享受着这种情谊。



十七岁，与同是“落蕃人”的儿子——羊多，一起参加了“平凉劫盟”。战败后，逃生东奔回唐，误入碉楼“不作痴想”书斋，陷幽玄之境，开始自我探索之旅。

结识阴离尘等“铿锵君子团”的勇士。战场阵亡者和羊多的意外死亡，向其展示了濒死和死后的体验：在人类知识与神性王国之间存在着无比巨大的差距。肉身只不过是精神历程中很短的一部分，往往一切都没来得及。而在生命的两个最边缘——初始和结束的时候，才有幸对境相的真因获得珍贵的一瞥，才是最接近神的时刻。

神圣的存在令人敬畏，即使大多数时候看不到它。少年十八郎在恐惧、愤怒、爱欲等苦痛挣扎中踏上彼岸之旅，那是另一个、在别处的世界，无比宽广。他开始探访高深瑜伽师和名僧圣人，强烈地憧憬着无限的、高远的、有深意的事物之代表。

途中除经受雪山沙漠、野兽怪人之考验外，还有美艳妇人的色诱与内心的摇摆不定。所遇骑马少女、农家少女、仙女一样的姑娘、骑鹿女子、雪山沐浴少女、云布拉宫王后，等等——皆喻莲花女神。也恰恰是这一部分，永恒的灵性自我，比在这个红尘世界感知的一切都要真实。

“爱恨情仇遍人间，命多无常。”

最终，他获得了揭示他人生全部意义的梦境启示，与心灵伴侣重新团聚，跨越今生和他生的门槛。更重要的是，这些体验依然在神的注视之下，并参与到神的荣耀之中。而作为所有存在最永恒的灵魂，则包含了对它的致敬。

另外，奇迹是安静地到来的。

拓跋须卜春秋——鲜卑族后裔。先世属北鲜卑拓跋部，拓跋须卜算子之子。七岁半随父入崇教寺成为“学士郎”（对“寺学”学生的称呼），师从学问僧读书。十六七岁时结识撒的迷失，加入“铿锵君子团”。后遭通缉，隐匿乡野。

天生怀有一种强烈且充满困惑的思乡感，但是根本不知道家乡在何方，也不知道一个放弃了故土的寂寞旅人应该去往何方。遇窥梦道人，忽起神解。先祖口授下来的吐谷浑王国，以及对鲜卑山的梦想把他引向神秘的回家之旅。

拓跋须卜算子——铁弗人，即鲜卑与匈奴混血的后代。拓跋须卜春秋之父。早年以吐谷浑王国遗民处世。信崇日月星辰山川，谙熟畜牧、射猎、草药及冥阳之事，喜佩带金盾和银剑，在睡眠中拖着长腔吟诵《草牧歌》。

中年得扎喜伯大和尚启导，弃绝世俗遁入空门。法名灵悟，又称老和尚。接受更多的修习和密意灵规，获得对灵魂未来几个生世的控制。后选择放浪于雪域、山野、洞穴等人烟绝迹之处。当地人口口相传为降神喇嘛或疯子喇嘛。

平日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只有村里某位老人患上了难以忍受的偏头痛时，遂来到其梦中，用曼陀罗从患者头上移去一种白色液体，病患完全治愈。此种传说不胜枚举。有些尊者甚至还能回忆起跟前一世的他待在一起的情形。

在前一世，他以脉轮大师为人所知。

撒的迷失——世代青箱。通晓十几种异族语言。在当前世代，为学问僧，撒公子，撒和尚，诗社骨干，信使，互市牙郎。具有重新与某一世建立联系的能力，以及洞察无始劫以来的时间之谜。

远祖生于天方，即阿拉伯。父亲撒的密那，硕儒名师，恒逻斯战役之后，失踪。曾祖撒的托尼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选出的十二个杰出辞令者和画师之一，来大唐谒见玄宗皇帝后留驻。曾师从于鸠摩罗什在长安的翻译社，一度出为中外府记室。精艺事，穷格致之学。尝语人曰，“古人制物精意，虽日用小物，亦有至理寓焉。”筑碣楼，内建藏书斋“不作痴想”。曾祖母是突骑施人，骠骑大将军的女儿，能成捆阅读写在未装订羊皮纸页上的经典。

祖父撒的梅是佛经译场的翻音（翻译）、证译（校正）及工巧明坊的绘画大师。画作善用蓝颜料，誉称“蓝的梅”。《雪堆白遗训》、《西域图记》的撰写者。可进入不同层次的空寂状态。常神识出体，具备优秀的心智。

由于因果诸缘，撒的梅持续了多个生命世代。曾有一世为东鲜卑的段部、吐谷浑某统领后代，名段英，号千秋，天宝元年秀才；有短暂一世为灵魂牧羊人，细腰红唇少年，能吹箫引凤；还有一世为郡王：生父是拥有城主称号的粟特人，生母是拥有金狼头的突厥人（缘此，打坐时候，整个峡谷，只听到狼掌踩在结冰小径上的声音），养父是波斯人，养母则是大食人，吐谷浑王是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是卫茹的喇嘛……“石像”——是他部分魂灵形象的名字，源自西方的一名喇嘛。

另有一世名撒弦，认为时间根本不存在，脑子是受限的，心智则在脑子之外。与尊贵老翁共同见证洪水、遗民、天地成毁，握有种族文化之微识。

教诲必须透过一个人来示现。

以祖父撒的梅的目光衡量一切，获得治愈、智慧及困扰。这股能量不受自我的捆绑，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涵盖了撒的迷失人生的一部分。

某一段时光，他被一幅画中的女子占据了灵魂，堪称来自七重天花园的证据。

她几乎在黄金草原的所有寺庙墙壁上等待着他。画中女子——二月的赤马有儿，在那个世代的不同生命时期分别为：香国公主，七重天花园主人，炼丹术士，莲花女神……她高贵、美丽、聪明，今生，她保留了这些品质。

爱没有生灭。前世祖父的情人变成了现世雪山狮子国的王后。

撒的迷失几次在战争中死去，转世后又投入战斗和死亡的轮回。从一种肉身转变为另外一种肉身，包括身后世界和凡尘世界。在最近一次轮回的某个战场上，他突然觉醒，杀死一个人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人的肉体会死去，但必须以本来面目、以精神生命的方式去生活。

一切只是存在和开始罢了。受局限的心智和实相是毫无关系的。面对实相，原本就





结束了在物质世界的生死轮回。但是，出于创建永恒能量形式的需要，他选择重新降临人世，试图完成前世中断的回归天方的历程。

塔米娜——生于天竺月亮国，声称自己在香巴拉住过多年。波巴圣僧游历犍陀罗时，将其带至黄金草原（西域）。具有美貌、眼通能力和引人争议的性格。出生之日，被一名托钵僧在惊鸿一瞥的灵视中鉴定为智慧和技艺的化身。

自幼师从高僧、玄秘瑜伽师和神的奉献者。善于思索季候运行，推测鬼神之心，探究幽微神妙之理。终其三生秘炼“凤凰之巢”，即春药的一种。以帮助了达贪欲之修行者获得方便修法体验为宗。

彼生是赤马有儿之祖母。修行至最高境域的“神奴”。能隐形匿影、诡谲不常，半边脸表现悲伤，半边脸表现高兴。善歌舞酬酢、灵谈鬼笑，是天堂中的圣职舞伎。还有一世与撒弦成了朋友，接受过尊贵老翁的亲自启蒙。另一世为“莲花女”，即“理智的灵魂和智慧”，意指与密教行者交合的女子。容颜保持在第二个世代的少女期，永远不会老化。当时她是一个小王宫里的侍女。在那段生命的一场战斗中，宫中命相师为了保护她失去了生命。而在当前世代，这位命相师成了巫圣大黑天。

今生的志业也算是极其特殊的。不定期带领一群游女（大部分是经过严格修炼的莲花女子），遍迹黄金草原。常借住在寺庙、大树下或泉边。地铺柔席松针，琴音袅袅，异香不绝。凡到此风流蕙泽，多重情致而不及钱权，外人无法赏会。

经常与瑜伽士及行者们讨论秘密教诲，也是许多贤达高人的常客、出家众的至交。当然，朋友中不乏类巫女和错乱僧。与此同时，为制造秘香而断续隐匿深山峡谷，幽居寂处。曾用香药使不忠情人心理错乱而死。能与大地、岩石、树木、昆虫、毒蛇、鸟儿沟通，让完好的花朵落满一地，入“言语道断，心行所灭”之境。

羊多——“落蕃人”之子。东方破同乡。茶娇未婚夫。三生三世命犯桃花，韶年非命，死得有情思。

在另外一个世代，童年时期因吞咽桃花窒息夭折，导致母亲过度悲痛而自杀。这对他的今世产生了严重影响——一忽儿对桃花产生莫名的恐惧，一忽儿钟爱桃花的晴亮，皆因忘记了前世经历，且喜歌云：“三更风雨五更鸦，落尽夭桃一树花。月下望乡阶上立，断魂何处不天涯。”

中阴之旅到过雪堆白王国，后进入七重天花园，成为桃园看守者——桃花少年——草木人（赤马有儿语）。他总能听到桃花盛开的声音，并与之喁喁私语；而桃花也能穿过他的身体，震动其周围的一切。

所有离开身体的灵魂，都与神明之间存在着一种神圣的关联。这是最自然发生的。

尽管知觉和周围之间的界限，永远被桃花所模糊，但透过花隙，他能窥见自己远在全世的肉体，肉体里贮藏着一场战斗——“平凉劫盟”的真相。于是，每每心中想为覆

盖一场杀戮预备好桃花，神明就会变成春天到达黄金草原。

茶娇——十七岁，擅长笛子、琵琶，亦能工诗作画。东方破同乡，幼时玩伴。羊多的未婚妻。

只身到城里寻夫，赶上封锁，吉凶难料。为等待羊多消息，住进寺庙。辗转多处，先后寄身于“不夜侯”茶馆、云顶金阁“诗社”和阴柔桑的“浮香阁”。结识撒的迷失和拓跋须卜春秋，在佛殿与二人发生陌上田桑之事，遂就燕好。巧遇东方破，知羊多已亡。顾盼之间对东方破生出新的情思与信赖。

春事热闹，落得一场无趣后，衔冤怀恨，自割发，断沾恋，入月修庵，从二师父住持尼。自此，若行若坐，爱染不生，顺合律仪。不日，欲举行得度削发仪式时，发现已有身孕。妄想所招，还来自受。遂抱了琵琶，雪夜奔金阁，自焚。业尽形谢。

初劫灭，后劫生。情极而生妙果。

每年桃花盛开，有粉衫客引大家赴别殿赏桃花，自称更美。却见朵朵桃花都泛着青绿色幽光，上下飘动，映十方界，更传出铮铮琵琶声，音调凄婉，无有穷尽，所闻之人无不动容伤情，身心内外皎洁明澈。

慕容红袖——鲜卑族后裔。先世属西鲜卑的吐谷浑。孤儿，寄身于浮香阁，唱念做打、琴棋书画，皆出色。绿俏双胞胎姐姐。

慕容绿俏——鲜卑族后裔。先世属西鲜卑的吐谷浑。孤儿，被塔米娜收留，略学得一些梵音密咒和香道。红袖双胞胎妹妹。

慕容双亲是舞马者，因生了双胞胎（孪生的孩子对自然，特别是对雨水和天气具有奇异的魔力）而遭血光之灾。大非川战役之前，那些出类拔萃之吐谷浑人的名字，就写在吐蕃人的古老祭仪清单上了。被杀掉后，头骨及皮肤制成鼓——父鼓和母鼓。

有高僧试听鼓音，一击之下，大惊。遂成为日后的“法音鼓”。

鼓音阴郁、静谧且饱满。像雨滴落在身上，却不会被弄湿；又可令泉水冒出，并使刺柏生长——所有的情绪，都从这个背景中产生。继续深入聆听，有一种深沉但璀璨的黑暗出现了。在那里，在黑暗中，充盈着舒适耀眼的光芒，绵绵不绝，既温暖又私密，渐渐地，觉察力和空间随之改变了，击鼓者和聆听者失去了各自的身份，支离破碎的灵魂慢慢愈合，空寂一波波涌来……

临水照影，资性于天。

慕容姊妹成为孤儿之前，就开始由灵异接管了。她们和大自然的关系很奇特。川泽间的动物和鸟儿都非常信任她们。当外在的声音停止时，可以听到大树内在的声音。也曾经神识出体，像一盏灯笼发出光亮。



为摆脱妄念和肇因，慕容姊妹决定踏上寻找父母——“法音鼓”的不归路。

途中多次与幽灵和魅鬼遭遇，有如瀑流，有如野火。险象环生，旁人不能见。其中绵幽之形（幽灵）多由人的怨念积聚而生，它们可怖而绝美，或在月下水边沿着白墙青瓦提灯笼徐行，或在窗棂上映现不甚清晰的脸以及惊惶的眼瞳，又或白衣飘动间颤音传来交媾的声音……对此，只需烧香求祷，便可无恙；另有微魂小魄，如风炉炊烟，团为一气，在氤氲鼓荡之中。有时被风吹至阴山下，寒冷异常，惟冬至日有阳光一线，流照阴山，群鬼蠕蠕然僵而复动，攀日线而行，得投入身。其堕落于线外者，仍归阴山，再待来岁冬至矣；而对于那些急着讨替代的鬼类，则须高声唱曰：“好大世界，无遮无碍，死去生来，有何替代！”鬼听毕，奔趋而去。

随妄想以受生，随妄业以受报。毋疑，鬼魂是最好的向导，尤其对自幼便体尝到疏离和孤寂之人更是如此。

慕容姊妹十分清楚，内心深处隐藏的童年创伤，只有“法音鼓”可以疗愈。她们经历了极深的迷惘、危机和疾病，置之死地而后悟到——内在的、某个超越死亡的部分——便是父母未生之前的面貌——初心。于是，借以灵性巨大而沉默的力量，蜕去身心所累积的重重甲冑，最终凭借幼时所学《思不吾拉》（鲜卑山之歌）歌声打开父母怨灵的心扉。在无边寺废弃的乐器库中寻得“法音鼓”。

似白鹤立于雪中或乌鸦隐于黑夜之幽渺，比千言万语更能道尽“敬鬼神而远之”的玄机，所以立人道之极也。亡魂得以超度。姊妹二人携父母鼓，背对这花月世界，决绝地彻底挥别。不忧惧，不迷失，深隐岩谷，直至成佛。

阴奉朝——黄金草原上的豪姓大贵，名门望族。祖上是唐王府司马，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千夫长。后随军至西土，从主帅退守黄金草原。朵儿边陷蕃后，始终忠心向唐，为不落屈膝两主的尴尬境地，遁入空门，做了云顶金阁的寺主，即神隐大法师。

阴离尘——阴奉朝之子。有势多财，好争上游。

自幼受忠孝仁义教育，为人伉直，轻财通侠，喜读《人物志》、兵法和墨子。常以战国时期“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自励。效仿聂政和荆轲之“读书击剑”、“重然诺，轻生死，乐为知己者用”……言语行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赤诚。

面对蕃府实行属地蕃化的变局，积极奋身国事，筹设“铿锵君子团”，绰号“小师父”。宣讲种族大义及时局危机，冒险从事反蕃活动。不放弃汉俗，行方步，善豪饮。多养宾客，周穷济乏。结交天下豪俊，招致四方游侠。几年当中，风生水起，拥者甚众。

苍天不安，因果失定。战事发展不利，起义者被数倍蕃军包围，人折马损，败局遂定。阴离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幸被捕。龙兴、大乘、云顶金阁三大寺代表一致请愿，不赞同采取惩罚手段镇压叛乱者。迫于压力，蕃府最终决定在异地由汉人高僧摩诃

衍对叛乱头领主持秘密审判，其他被俘者解往仙云沙漠……

押解途中，阴离尘遇刺身亡。

据知，行刺者陈某忽然夜半梦醒，见所刺勇士至榻前，屹立如故。陈某愈骇，起而奔，尸随之奔；奔愈急，尸奔亦急。追逐数里，黄沙白草，逾墙仆地，尸不能逾墙而垂首墙外，口中血沫与之面相滴涔涔也。天明，邻鸡远唱，路人过之，行刺者陈某得救。后谋归老家卫地避之。而尸主之表妹阴柔桑则觅兄不得，了无所睹。识者曰：“人之魂善而魄恶，人之魂灵而魄愚。其始来也，一灵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毕，魂一散而魄滞。魂在则其人也，魂去则非其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为之，惟有道之人能制魄。”

越年，行刺者陈某路过卫地人鬼交界处，遇一老翁，谓曰，“吾修道一万年，未成正果，为少檀香三千斤刻一玄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则将借汝之心肺。”陈某大惊，问，“翁修何道？”曰，“斤车大道。”刹那间，陈某顿悟“斤车”二字合成一“斩”字，乃大哭绝声，至家而卒。

另传，有人坚称在雪山狮子国的萨嘎达瓦节上，看见过阴离尘的身影，哗以为神。公作其勇士碑记，以旌之。谓其事颇实，不能秘也。那一天，正是纪念佛祖诞生、成道和圆寂的日子。

阴柔桑——出身高贵，家资丰厚。阴离尘表妹。

桀骜自信，才情妖娆，化他之功愈深，却不易被淫爱所牵动。饱受疾疫与战乱的刺激，决意远离攀援之境，终身不嫁。好交广施，谨身修善。遇慕者名士，邀入座，清谈雅论，娓娓可听。但为当筵之奏，不求枕席之欢。

创立乐师班，收留一众栖无定所的飘零女子，隐修于玫瑰庄园的浮香阁：终日焚香持诵，调弦理索，渐有日月风露之气，及至歌词曲赋、香道瑜伽，有知有行；辟“保护所”，收养孤儿，照顾战祸彷徨的孩子。

得知阴离尘被押解雪山狮子国，心魂震骇，遂以朝圣萨嘎达瓦节之名，带领乐师班匆匆起程，一路赶往卫地。途中遍访贤达高人，行礼朝天诸神，为表兄筹谋相庇，颇费心力。其侠肝义胆，傲物不羁之情义，得世人感佩。

巫圣大黑天——大黑天，谜歌师，雪堆白女神之子。诞生于雪堆白白如贝壳的山巅一座白水晶帐内——三百六十座神庙之一，女神就安歇在那里。

活了很多“世”，在当前世为窥梦道人。

幼时曾跟随摩诃衍大法师，前往犍陀罗。此后到过长安，曾居住西明寺。在大历二年的一道圣旨中，同另外二十四人一起被指定在“三长斋月”中诵读经文。

眼睛跟鹰隼一样，可以像月亮般盈亏。能凭虚而行，心之所到，顷刻万里。常常在作善和作恶之间犹豫不定。持有主要法器——铜镜——是仪轨和揭示未来的“修法所



依”，有时也会通过凝视指甲来获得神谕。其预言本来的内容分为家宅占、生命占和生子占。

某一世为自坛法师。东方破祖父的旧识，塔米娜情夫。吐谷浑王国国师，亦即红衣尊者。喜骑一匹黑蹄骡子，头插黑色羽翎，爱住山里画月亮。专门在崖壁上修行。常常在赤马有几失去任何可供判断的标识时出现。

驼背老僧——即梦参大法师。有宿命通，意根无碍，能回忆久远劫之事，没有隔阴之迷。握有法器白海螺及谷佛一尊。

其中大谷长一分半，有芒，亦长分许。谷旁有窍，晴明于赤日之中闭一目觐之，其窍渐大如门，觐之久，由门见堂，由堂见殿，现三宝如来像。像高数丈，瓔珞庄严，胸前卐字纹盈尺。旁立文殊、普贤二像。若闻人语，眼少瞬，倏忽不见，仍大谷一颗而已。

扎喜伯大和尚——得道高僧，修成了他心通等各种神通。持有一串念珠，用一百零八颗人头骨做成，具有无比的加持力。

神离子大法师——得道高僧，“芳香圣人”，修成了他心通等各种神通。练得日月隐身大法。

三位祖师均由那烂陀寺首座、桑鸢寺第一任堪布静命大师从止迦玛希拉寺迎请至吐蕃受戒。誉称“师徒三尊”。皆会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唱颂：一个叫“山崩之声”，另一个为“瀑布轰响之声”。当音量达到顶峰时，喜乐的狂流会使人四肢颤抖，感受到难以抗拒的临在，连动植物都一齐发出一种嗡嗡嚶嚶的念诵声。

雪山喇嘛——来自雪山狮子国。拥有精美《贤劫经》绘本。善烹茶，曰，“初烹时，茶叶乱浮，清浊不分，此混沌象也。少顷，水在上，叶在下，便是开辟象矣。十二年，不过如此一霎耳。”

香根喇嘛——来自雪山狮子国。擅讲《涅槃经》，常有鬼来旁听。能游神地府。

朱玉喇嘛——来自大吐蕃的一个部落。长于天文占验之学。可多日不语，不饮，不食，不眠，不起溲溺。

泥婆罗喇嘛——云游僧。手戴大戒指（法器），笑起来一张脸像古老的面具。祖师到过“九重天花园”。

四位喇嘛曾伴随东方破，穿越雪峰间的隘口及阴森森的河谷草地。他们留下一串足迹让他踩着走，结果目睹麝香鹿和雪豹。他们有耐心，有韧性，相处融洽，彼此乐观，焕发出一种内在的平静。

旅途上空，大大的兀鹫不断盘旋又盘旋。当然，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而已。四位喇嘛神秘的心内指令跟东方破的直觉有关——那就是他们明里赶赴神山朝圣，实则是在暗